



红人堂·岑颖

陈丽君

李云雷

从“老公姐”的爆红说起

如果在一个月前说起“老公姐”“老公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感觉”这样的话题，我们一定会一头雾水；但现在，甚至连跟文艺毫无瓜葛的门卫大叔也在说“陈丽君”三个字。

有人认为陈丽君的走红属于“一夜爆红”，只是其颜值合乎中国女性的大众审美所致；《新龙门客栈》的成功也是因为营销炒作。但众所周知，营销是把“双刃剑”，一路“高歌猛进”“搅弄风云”，最终却翻车的营销大有前例。

没有强大内核为后盾的过度营销，在提升影响力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徒有虚名”的指责与嘲讽，是积累不起口碑，也难以拥有长尾效应而最终出圈的。所以，爆红并不是“空降热搜”、突破常规的“炒作套路”，而是《新》剧因越来越多的圈外观众的正向反馈，口碑持续累积而“出圈”的结果。

要知道，在口碑积累的基础上，在抖音、微博上“李镶玉”“陈贾廷”转圈圈直转了半个来月，才“转”来了陈丽君“全网爆红”的“泼天富贵”。

所以，《新》剧的出圈，显然有着更为多样化的原因。

首先是作品形式上的突破。就作品本身而言，《新》剧并不完美。但它主打小剧场和“环境式”。“小剧场”注定了其“实验性”血统的同时，也极大地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带来新奇的观感。而“环境式”，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沉浸式”，则注重“客栈”环境的打造和观演互动。

此外，无论是演员上下场的方式，还是时不时“跳进跳出”的表演方式，都成功地打破了“第四堵墙”，增强了表演的“互动性”，在营造轻松诙谐的氛围感的同时，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度，增加了产生“共情”的可能性。

其二是得益于“国潮复兴”的大环境。近几年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成功在国人中掀起了磅礴的“国风潮”。汉服、国风音乐、所谓的“戏腔”，介绍传统文化的各类节目等，均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情形下，传统文化的优秀产品，被大众接受显然要更为容易一些。

当然，还有不可忽视的第三个原因——戏曲本身之美。翻阅网上很多圈外人的评价可知，除了形式，《新》剧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即在于“美”——演员美、身段美、唱腔美，还有舞美布景灯光无不美；而夸得最多的则是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

在被内娱“流量”的徒有其表、剧作的粗制滥造，和中国音乐剧不健康发展所带来的不少剧作“又贵又难吃”的观演体验长期苦虐的大背景下，《新》剧迅速显示出其超高“性价比”；戏曲演员经历长期严苛训练而练就的表演能力，更为观众带去了酣畅的审美体验，使之发出了“原来越剧观众吃得那么好”的感叹。

最近常听的一句话是：“我戏曲的DNA开关被打开了。”一个人是否喜欢一样东西，不完全取决于那件东西本身“好不好”，还会受到天性、性格、后天审美教育、机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不管是哪一种艺术，都不可能成功迎合所有人。既然如此，不如正视并坚守自己的本真之“美”，踏踏实实地去创作出三观正、情节顺、情感真、表演精、综合美的合乎文艺创作规律的作品。那时候，定然会有更多人演出戏曲中的优秀剧目“比《新龙门客栈》香很多很多”这样的感叹，我们戏曲的未来，也就更“有戏”了！



扫描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推荐榜



归棹庐主

“有德还无俗”和“无禅更有凡”——白虎岭的冲突(之十一)



大山雀

山中色彩遇“冰封”



三耳秀才

东方小孙的道歉，是反面范例！



刘小波

奇幻文学：卜秦



盛醉墨

美文美声：李家坑



红人堂·郁妍捷

《三大队》：这个世界仍然需要英雄主义

《三大队》既是讲述一桩真实案件的强剧情犯罪片，又是呈现一段段人伦亲情的家庭片，而在场景呈现上，它还是一个让所有戏剧冲突集中爆发在寻凶路上的“类公路片”。

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广东的一座城市里：9月底的雨夜，14岁花季少女在家被强奸杀害。

当时，时任公安局刑侦队三大队队长的程兵与恩师张青良，队员蔡彬、马振坤、廖健、徐一舟一起侦查，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修空调的王大勇、王二勇身上。

王大勇缉捕到案，只是，审讯当天，程兵和他三大队的兄弟们却得知张青良因追捕王二勇导致脑溢血死亡的消息，气急的他们在讯问过程中对王大勇拳打脚踢，不仅导致王大勇意外身亡，让王二勇在逃十余年，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直到5.6年后才逐个刑满释放。

于是，在这部影片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跟着程兵的脚步，看他与昔日的三大队成员再次聚首，一起踏上寻找王二勇下落的征途。

从广东到湖南，从湖南再到辽宁，又回到广东，再去云南，最后去贵州，重新集结的三大队连同他们的经历关系交织成错综网络，每个人都在这张网络中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好多人却又在关系的牵绊下重新选择中途离开。

现实迫使他们放下过去，好在“警察”二字始终给予他们心中英雄主义的信念，至少一开始这几个原三大队成员听到程兵要去长沙找寻王二勇时，徐一舟、马振坤都积极应和，最后五个人一起前往。

他们听程兵的安排，用日常工作作掩护，队长一声“动”，便默契配合，仿佛是十年前他们在警队的模样，哪怕是暗黑的画面，依然呈现出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映像”。

然而正是随着这些映像的积累，浪漫主义被“现实”狠狠打碎时才会令人痛彻心扉：马振坤为了不让老婆再辛苦，第一个退出寻凶之旅；廖健为了帮助儿子念夜大重新回家卖保险；徐一舟找到了爱情，为了女友准备回家领证；蔡彬罹患胃癌中期，决定去治疗——队友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只有程兵还在“向后看”。

“放下”是一种主流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好在影片最后，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程兵抓住了王二勇。而故事结尾也借着程兵最后的一次敬礼，为他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画下圆满句号，更掷地有声地回答了“追求正义”的必要性：这个时代，终究需要一些像“程兵”这样的人，为了守护公理正义，哪怕由悲伤抵达壮烈，始终挺住脊梁、从不屈服。也只有这种极为稀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才能给世人以澎湃力量！

作者简介

岑颖，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宁波市文艺评论奖”获得者。业余从事戏剧评论写作多年，为“宁波有戏”剧评社骨干成员，常在多种纸媒和网络媒体上发表戏剧评论，著有剧评集《幕间闲话》。

长期通过开设戏剧选修课、辅导学生戏剧社团等方式，开展校园戏剧普及工作，为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特聘“校园剧社指导专家”。

